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五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傅咸

議立二社表

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曰重孝享之。黍盛致殷，薦于上帝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曰供。黍盛親耕，故自報自爲。立社者，爲籍田而報者也。國曰人爲本，人曰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曰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于京都也。景侯此論，據祭法。祭法：大夫曰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曰置社爲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曰：太社爲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天子爲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

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曰羣姓之眾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曰里所爲名左氏傳盟于清
土之社是眾庶之社旣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師當安所立
乎祭法又曰王爲羣姓立七祀王自爲立七祀言自爲者自爲而
祀也爲羣姓者爲羣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窮此
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案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
禮所云祭凡小祀則蠶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杜伯鬼有
所歸乃不爲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
無其文也夫曰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爲解而欲曰口論除明文如
此非但二社當是思惟景侯之解亦未易除也前被敕尙書召誥
乃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立二社之明義也案郊特牲曰社稷太
牢必援一牢之文曰明社之無二則稷無牲矣說者則曰舉社則
稷可知苟可舉社曰明稷何獨不舉一曰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若有過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于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緡兔，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設社壝之無稷字，說者曰爲略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晉書禮志上宋書禮志四通典四十五太康九年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禮于是傳騎司馬傳

重表駁成粲議太社

如粲之論景侯之解，交曰此壤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卽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爲立京都也，不知此論何從而出，而與解乖。上遠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門，不能默已，謹復續上。晉書禮志上宋書禮志四通典四十五

志四通典四十五時成粲議稱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成重表已爲

遷尙書左丞上表

左丞職輕事重，已賤制貴，所已難居。臣已聞劣，猥忝斯任，愧于不稱，懼罪之及。夙夜惶恐，寢食無寧。

御覽二
百十三

理李含表

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曰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不可得掩。二郡竝舉孝廉異行，尙書郭奕臨州，含寒門少年，而奕超爲別駕，太保衛瓘辟含爲椽，每語臣曰：李世容當爲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慟之哀，感于人心，百僚會喪，皆所目見也。今已含俯就王制，如令除服葬後十七日，乃覲中正職，時議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而復闕于天子之喪，既葬而除，便云天朝殊尊，援已爲準，非所宜言。若天朝之喪，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責云天朝殊尊，援已爲準，非所宜言耳。今天朝釋乎上，而欲令藩國服

乎下。此爲藩國之義降。而天朝之禮薄。未諭此旨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靈盡乃敘明。曰。喪制宜降。務在敦重也。夫靈盡乃敘明。曰。哀其病耳。異于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制旣葬而除。旣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乎聖晉。皆所共行。文皇帝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毀頓銜疚。諒闇日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曰。國制不可而踰。故于旣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于上。藩國之臣。獨遂于下。此甚不可安復。曰。秦王無後。含應爲喪主。旣使含應爲喪主。于今之制。旣葬應除。而祔則應吉服。曰。祭。因曰。王未有廟。主無所遷。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卽便爲廡。不問國制云何。而曰無廟。爲必貶舍也。曰。舍。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也放勛之殂。四海邊密八音。至于三載。世祖之崩。曾不數旬。釋然卽吉。引古繩今。闔世皆應有貶。何但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闇。哀聲不輟。股肱近侍。猶宜心

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曰大制不可而曲邪
且前曰含有王喪上請差代尙書敕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
不聽差代葬訖含猶躊躇不時攝職司徒屢摘罰訪問曰催含含
乃視事含承天臺之敕通司徒之符然後攝職含之適職隨而擊
之此爲臺敕府符陷含于惡也若謂臺敕府符爲傷教義則當據
正不正符敕而唯含是貶含之困躓何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
含自曰隴西之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爲中正反覆
言之司徒說非始平國人不宜爲中正後爲郎中令又自曰選官
引臺府爲比不應爲中正曰讓常山太守蘇詔辭意懇切形于文
墨含之固讓乃在王未葬之前葬後躊躇窮于對罰而攝職耳臣
從弟祇爲州都督意在欲降風教議含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
冀挾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含品臣雖無祁大
夫之德見含爲騰所侮不勝其憤謹表曰聞乞朝廷曰時博議無

令騰得濫行刀尺

行若李含傳秦王東苑李含依秦議葬訖除喪

八十

又言

臣曰國之大制不可而偏秦國郎中令李含承尙書之敕奉喪服之命既葬除服而中正龐騰無所據仗貶含品三等謂此未值漢魏自來施行之制具曰表聞未嘗朝廷當云何騰等之論曰秦王無後前又有詔曰此謂含不應除服愚謂諸侯之制不得異于天朝就秦王有嗣于制亦自應除且秦王無後乃前有詔朝野莫不聞知而尙書下敕葬訖含自應攝職不應差代尋舉爲臺郎又司徒摘罰訪問催含攝職如此臺府亦皆謂含既葬應除也相是純臣羣臣之首奏令含釋服亦無餘疑至于含除便獨爲罪竊謂有負于情臣之任事小大欲盡使在優崇况國之大制當垂將來心所不安而不敷寫謹重曰聞乞中書見諾猶百慮當一得也

通典八十八

攝司隸上表

臣既駑弱不勝重任。加在良疾。假息日闕。陛下過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題窮上聞。謬詔既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曰全禮教。義無覲然。虛忝隆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誓。隕越爲報。曰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切敕都官。曰此爲先。而經彌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曰獎厲。慮于愚戇。將必死繫。故自掩檢。曰避其鋒耳。在職有日。既無赫然之舉。又不應弦垂翅。人誰復憚。故光祿大夫劉毅爲司隸。聲震內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由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晉書傳

表

涼州民從軍之物。先辦然後作衣。御覽六百九十八

上言宜省官務農

陛下處至尊之位而脩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引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秦始皇開元。百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眾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言頑疏。謬忝近職。每見聖詔。言百姓饑饉爲慮。無能云補。伏用慚慙。敢不自竭。言對天問。舊都督有四。今竝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分爲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于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飢。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皆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言爲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晉書傅咸傳

上書請詰奢

臣言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

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于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于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爲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晉書傅咸傳。上書云。云。御覽二百十四作表。

上書陳選舉

臣咸曰。爲夫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逮于仄陋。疇咨無拘。內外內外。之任。出處隨宜。中間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旣頽。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旣使通塞。

無偏若選用不平有已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
引調瑟況乎官人而可引限乎伏思所限者已防選用不能出人
不能出人常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于致遠無乃泥乎
或謂不制其法已何爲責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
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已選舉內外之眾職各得其才粲然
之美于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已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
任之懼甚于限法是法之失非己之尤尤不在己責之無懼所謂
齊之已刑人免而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虛罪之及二則懼致
怨謫已快則朝野稱詠不善則眾惡是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
已苟免乎

晉書傅咸傳

遭繼母憂上書

咸身無兄弟到官之日喪祭無主

文選任昉上蕭太傅固辭
奪禮賦注引王隱晉書

奏劾荀愷

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駿咸因奏曰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已行造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已隆風教

晉書傅咸傳

奏劾夏侯駿

令史張濟案行城東見有新立屋間蒯篋障二十丈推問是少府夏侯駿所作請免駿官

奏劾夏侯承

少府夏侯承取官田立私屋近小人委呂家計令工匠竊盜官物附益于私所營唯利醜問充斥大臣穢濁無已爲訓

奏劾王戎

書稱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朞而戎奏選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

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

戎官，已敦風俗。

晉書王戎傳

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謚靜風俗，已疑庶績。至今人心傾動，

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

晉書王戎傳

奏事

尚書舊奏給介士二百人，人給大銅口刀各一枚。

御覽三百四十五

公品第一，執珪坐侍臣之上；特進品第二，執皮帛坐侍臣之下。已

有舊制，今啟特進宜執璧。繼公。

書鈔五十二引傅咸集

特進執皮帛坐侍臣之下，門下屬漢武。特進執璧已有舊制，今特

進宜執璧。

藝文類聚四十引傅咸集

上事自辨

案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目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今之文行馬之內，

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
今道路橋梁不脩鬪訟屠沽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卽今
所謂行馬內語施于禁防旣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
內乎旣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內外眾官謂之百僚則
通內外矣司隸所目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于中丞說
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目下則共對司內外矣不爲中丞
專司內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目來更互奏內外
眾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橫摧臣臣前所目不羅
縷者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旣所願不從而敕云但爲過耳非
所不及也目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己率人若其有過不
敢受原是目中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目下則從皇
太子目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尙書臣之間塞旣
所未譬皇太子爲在行馬之內邪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

尙書在行馬之內而不得糾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曰此挫臣
臣可無恨耳其于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爲
司隸荀愷所奏先帝不曰爲非于時莫謂侵官今臣裁糾尙書而
當有罪乎晉書荀愷傳御史中丞解結曰愷劾王戎爲違典制愷
局侵官愷上事云云又御覽二百二十六引傳愷集作

司隸校尉劾

司隸校尉舊號臥虎誠曰舉綱而萬目理提領而眾毛順御覽二
百五十二

引傳
咸集

又劾

聞南市有蜀媼作茶粥賣之廉事打破其器物使無爲賣餅于市
而禁茶粥曰困老姥獨何哉北堂書鈔一
百四十四

又劾

屠牛酤酒鑿錢作錫皆有損害御覽八百二十
八引傳咸集

與楊駿牋

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尙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幾也逮至漢文呂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雖大孝烝烝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至于萬幾之事則有不遑今聖上欲委政于公諒闇自居此雖謙讓之心而天下未曰爲善天下未曰爲善者曰億兆顛頤戴仰宸極聽于冢宰懼天光有蔽人心旣曰若此而明公處之固未爲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旣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諫曰此推之周公之任旣未易而處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荀明公有曰察其慳款言豈在多

晉書傳

與汝南王亮牋

題從魏志
衛臻傳注

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曰諛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

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旣宜弭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爲先帝請命。所聽無惑。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公曰爲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于此。衛伯輿貴妃兄子。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東宮官屬。前患楊駿親理塞路。今有伯輿復越某作郎。衛伯輿已下從魏志。衛臻傳注引傳。

咸集

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于羣吠。遂至叵聽也。咸之爲人。不能

面從。而有後言。嘗觸楊駿幾爲身禍。況于殿下。而當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邪。而歎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願頷觸猛獸之鬚耳。所曰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曰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爲惡。必將曰此見怒。晉書

傳咸

致汝南王亮書

咸曰爲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況

臣既不聖，王非孺子，而可曰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于冢宰，而揚駁無狀，便作伊周，自爲居天下之安，所曰至死，其罪旣不可勝，亦是殿下所見，駿之見計，發自夫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于論功，當歸美于上，觀等已數千戶縣侯，聖上曰駿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宜厚，曰敘其歡心，此羣下所宜曰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旣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熏赫震動天地，自古曰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曰正之，正之曰道，眾亦何所怒乎？眾之所怒，在于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曰爲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

荅李斌書

吾作左丞未幾而已吾爲京兆雖心知此爲不合然是家鄉親里自願便從俗耳時足下問吾當去否吾荅鸚武子言阿安樂今到阿安樂何爲不去御覽九百二十四

荅楊濟書

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于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曰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曰苟且爲明哲耳自古曰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曰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恹恹爲忠益而當見疾乎晉書傅咸傳

遠距上命稽留詔罰退思此罪在于不測纔加罰黜退用戰慄何復曰杖重爲劇小人不德所好唯酒宜于養贍可數致也御覽六百五十一

引傳咸集

荅曹志

英氣泉涌逸藻波騰

相諭草

黃紙故事鋪不上皆取急與自頃多廢輒皆移病前門自今已後

尙書鋪不上門柝急

北堂書鈔三十二
案柝俗斷字

荅辛曠詩序

尙書左丞彈八座目下居萬機之會斯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

轄余前爲右丞具知此職之要後忝此任黽勉從事日慎一日

記十一引兩條前作傳玄後作傳咸通
典二十二御覽二百十三並作傳咸

荅潘尼詩序

司州秀才潘正叔識通才高目文學溫雅爲博士余性直而處清

論褒貶之任作詩目見規雖褒飾之舉非所敢聞而斐粲之辭良

可樂也荅之雖不足目相謝報所謂盡各言志也

魏文類聚
三十一

荅樂弘詩序

安樂令樂弘太傅鉅平侯羊公辟未就而公薨後應司州之命舉秀才博文通濟之士余失和于府當換爲護軍司馬賦詩見贈荅之云爾

荅郭泰機詩序

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士不知余無能爲益目詩見激切可施用之才而況沈淪不能自拔于世余雖心知之而未如之何此屈非復文辭所了故直戲目荅其詩云

文選郭泰機荅傅咸詩注

贈何劭王濟詩序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竝目明德見重于世咸親之重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何公旣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自恨聞劣雖願共繾綣而從之未由歷試無效且有家艱心存日替賦詩申懷目貽之云爾

初學記十二御覽二百十九

皇太子釋奠頌

生而知之上于皇儲。曰能而問處實若虛。爰雕聖章。玉采是敷。蒸蒸皇儲。既容且聰。神而明之。夫豈發蒙。謙曰制禮。靡事不恭。乃修嘉薦于國之雍。敬享先師。曰疇聖功。暨暨皇嗣。希心闕里。企茲良辰。卜近于市。光光與服。穆穆容止。祇奉聖靈。躬承明祀。濟濟儒生。旣旣胄子。清酒于觴。匪宴斯喜。欣道之弘。自今曰始。藝文類聚三十八初學記

十四

御史中丞箴 并序

百官之箴。曰箴王闕。余承先君之蹤。竊位憲臺。懼有忝累。垂翼之責。且造斯箴。曰自勸勵。不云自箴。而云御史中丞箴者。凡爲御史中丞。欲通曰箴之也。詞曰。

煌煌天文。淑星是環。爰立執法。其暉有煥。執憲之綱。秉國之憲。應揚虎視。肅清違慢。審審匪躬。是曰王臣。旣直其道。奚顧其身。身之

不顧孰其弗震，邦國若否，山甫是明，焉用彼相，莫扶其傾，淮南構逆，實憚汲生，赫赫有國，可無忠貞，憂責有在，繼必己直，良農耘穡，勿使能植，無禮是逐，安惜翅翼，嗟爾庶寮，各敬乃職，無爲罰先，無怙厥力，怨及朋友，無慚于色，得罪天子，內省有惡，是用作箴，惟己自敕。

初學記十二，御覽二百二十六。

犀鉤銘 并序

世稱雞駭之犀，聞之，父常侍曰：犀之美者，有光雞見影而驚，故曰

駭雞有目，此鉤見遺者，乃爲之銘。

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八百九十。

獸曰玄犀，處白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肉，口或有神，表露己角，含

精吐英，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

御覽八百九十，案御覽此銘與下條萬震南州異

物志互相跳誤，揚慎異魚圖贊遂引此銘作萬震犀贊非也。

邛竹杖銘

嘉茲奇竹，質勁體直，立比高節，示世矜式。

藝文類聚六十九。

扇銘 并序

武都太守房仲發遺扇無日報之爲銘曰識之

扇爲德蓋有云取于執政用爲君清涼風旣興是焉屏處行藏惟
時孔顏齊矩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
案此銘多誤字無從校正

中郎將曹府君碑

伊公立朝雅然正色旣侍皇帷讜言常則

北堂書鈔
三十七

襄邑侯誄

言研其幾文豔春蘭

傅祇

祇字子莊玄從子魏甘露末襲父嘏爵陽鄉侯咸熙中改封涇

原子入晉爲太子舍人累遷散騎黃門郎賜爵關內侯母憂去

官起爲滎陽太守兼廷尉遷常侍左軍將軍惠帝時歷侍中司

隸校尉封靈川縣公遷光祿勳衛尉拜常侍加光祿大夫趙王

倫輔政言爲中書監及纂位言爲右光祿加侍中倫誅遷太子少傅加侍中懷帝時遷光祿大夫侍中未拜加右僕射中書監行太子太傅代東海王越爲司徒

議魯相請尊祀孔子廟

春秋傳言立祀典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絕世章盛德耳至

于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魯相所上

魏志崔林傳博士傅祗議案此議當在景初正始之間

而晉書言傅祗卒于永嘉末年六十九若非晉書有誤卽此博士傅祗別是一人也今姑編入晉文俟攷

請原楊駿官屬啟

昔魯芝爲曹爽司馬斬關出赴爽宣帝義之尙遷青州刺史駿之

僚佐不可加罰

晉書傅祗傳

與楊駿書

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

晉書傅祗傳

傅暘

全晉文卷五十一
三
暘字世道。祇少子。元康初封武鄉亭侯。永嘉中選爲祕書丞。沒于石勒。勒曰爲大將軍右司馬。有晉諸公讚二十二卷。晉公卿禮秩故事九卷。集五卷。

自敘

暘字世道。年五歲散騎常侍扶風魯叔虎與先公甚友善。曰德量口喜與余戲。嘗解余衣。褫披其背。脫余金環。與侍者謂余當恪惜。而余笑與之。經數日不索。遂于此見名。言論甚重。御覽六百九十一

時請定九品。曰余爲中正。余曰祖考歷代掌州鄉之論。又兄宣年三十五立爲州都令。余曰少年復爲此任。故至于上品。曰宿年爲先是。曰鄉里素滯屈者。漸得敘也。御覽二百六十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五十二終

全晉文卷五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李秉

秉字玄胃，江夏平春人。漢汝南太守通孫。仕魏爲秦州刺史。晉受禪，封都亭侯。卒。諡曰定。

家誠

昔侍坐于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竝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誠救正當爾不？侍坐眾賢莫不贊善。上又問：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次復問吾，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已。易稱括囊无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

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竝可謂爲慎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言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已爲明誠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禍患無從而至矣

李重

重字茂曾秉子

案晉書李重傳父景今據魏志李通傳注

咸寧中爲始平王文學遷

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太熙初遷廷尉平惠帝時轉中書郎遷尚

書吏部郎出爲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召弟嶷喪去官永康初

趙王倫爲相國引爲左長史

案李重傳作左司馬今據荀組傳

憂逼成疾卒贈

散騎常侍諡曰成

請除九品疏

先王議制。日時因革。因革之理。維變所適。九品始于喪亂。軍中之改。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微形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爲弊已甚。而至于議改。又曰爲疑。臣曰。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之。使體例大通。而無否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斟酌周秦。竝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颺颺。欣覩太平。然承魏氏彫弊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于軍府。豪右聚于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

舉之法不濫于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卽上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曰直道而行也曰爲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縶括于閭伍則邑屋皆爲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覈則雖竭聖智猶不足曰瞻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旣行卽人思反本脩之于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

晉書李重傳
通典十四

請優禮朱冲疏

凡山林避寵之士雖違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也昔先帝忠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朴乃諮詢朝眾搜求隱逸咸寧二年始召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年又召博士徵安南朱冲太康元年復召太子庶子徵冲雖皆曰病疾不至而朝野悅服陛下遠邁先帝禮賢之旨臣訪冲州邑言其雖年近耄耄

而志氣克壯，吮道窮數，老而彌新，操尚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栖者。德足以表世，篤俗者也。臣以爲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

晉書

和子重傳

奏駁恬和所表二事

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由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曰：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于奴婢私產，則實皆未嘗曲爲之立限也。八年己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已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令如和所陳，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世踰侈，當時之患。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

也。蓋呂諸侯之軌既滅，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爲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聖明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具，和衷無施。晉書李重傅大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殿可屬主者爲條制重奏云

奏霍原應舉寒素

案如癸酉詔書廉讓宜崇，浮競宜黜。其有履謙寒素，靖恭求己者，應有呂先之。如詔書之旨，呂二品繫資，或失廉退之士，故開寒素。呂明尚德之舉，司徒總御人倫，實掌邦教，當務峻準。評曰：一風流然古之厲行高尚之士，或栖身巖穴，或隱跡丘園，或克己復禮，或菴期稱道，出處默語，唯義所在，未可呂少長異操，疑其所守之美。而遠同始終之責，非所謂擬人，必干其倫之義也。誠當考之于邦黨之倫，審之于任舉之主，沈爲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永志篤

古好學學不爲利行不要名絕迹窮山縲縲道蕪外無希世之容
內全遯逸之節行成名立縉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里而應有孫
孟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謗侍中領中書監華前州大中正後
將軍嬰河南尹軼去三年諸州還朝幽州刺史許猛特呂原名聞
擬之西河求加徵聘如沈所列州黨之議既舉又刺史班詔表薦
如此而猶謂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舍所徵檢之實而無明理
正辭呂奪沈所執且應二品非所求備但原定志窮山脩述儒道
義在可嘉若遂抑替將負幽邦之望傷敦德之教如詔書所求之
旨應爲二品晉書李重傳燕國中正劉沈舉霍原爲寒素司徒府
不從沈又抗詣中書奏原而中書覆下司徒參論司
徒左長史荀組曰爲不應舉重奏云云又略
見文選王康孺反招隱詩注引王隱晉書

奏駁介登貶秩居官事

臣聞立法垂制所旨齊眾檢邪非必曲尋事情而理無所遺也故
所滯者寡而所濟者眾今如登郡比者多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爲

準例懼庸才負遠必有黷貨之累非所旨肅清王化輯寧殊域也
臣愚曰爲宜聽鑒所上先召登還且使體例有常不爲遠近異制
晉書李重傅司隸校尉丘鑿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
還尙書荀愷曰爲遠郡時人情所樂奏登假休居官重駁云云

雜奏議

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旨體國經治而功在簡易

書鈔四十九作
功在簡要者也

自帝王而下世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秦采古制漢仍秦舊
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尙書令僕射之職始于掌封奏旨宣內
外事任尙輕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爲治唯良二千
石其有殊效者輒璽書勉勵或賜爵進秩禮遇豐厚得爲治大體
所已遠蹤三代也及至東京尙書雖漸優顯然令僕出爲郡守鍾
離意黃香胡廣是也郡守入爲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
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豫胡質等居郡或十餘年或二十年
或秩中二千石假節猶不去郡或還不易方此亦古人苟善其事

雖後世不徒官之義也。漢魏已來內官之貴于今最隆。太始已前多旨散官補臺郎亦徑補黃門中書郎而今皆數等而後至眾職率亦如此。陵遲之俗未反。篤上之風未洽。及百事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否無旨著黜陟不得彰。此爲治之大弊也。夫階級繁多而冀官久官不久而冀治功成不可得也。虞書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計羣吏之治而行其誅賞。漢法官人不得真秩。京房爲魏郡太守。旨八百石居之。魏初用輕資先亦試守不稱則繼旨左遷。然則僞才登進無能降退。此則所謂有知必試而使人已器者也。臣旨爲今宜大併羣官等級使同班者不得復稍遷。又簡法外議罪之制。明試守左遷之例。則官人之理盡。士必量能而受爵矣。居官者日久則政績可考。人心自定。務求諸己矣。疏文類聚

藝文類聚卷二十九引晉書百官志又通典十六又御覽二百三引李重集雜奏議案晉書李重傳于時內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議之見百官志檢今晉書職官志無此奏議治要所用是王隱晉書即李重傳所稱見百官志者也

薦曹嘉啟

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翁而良素脩絜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已爲優先代之後可召嘉爲員外散騎侍郎

魏志懿王懿傳注引王隱晉書吏部郎李重啟云

吏部尙書箴序

重忝曹郎銓管九流品藻清濁雖祇慎莫知所寄

初學記十一又文選褚淵碑注

引李重集作銓管人流

李充

充字弘度重弟矩之子成帝時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又參征北褚裒軍事除劄令入爲大著作郎遷中書侍郎有論語注十卷翰林論五十四卷集二十卷

風賦

尋之莫見其終迎之莫知其來四方爲之易位八維爲之輪迴游

敬則天地爲一，消聚則六合洞開。詩文類

春遊賦

蓋適性莫暢乎遊，而時和莫喻乎春。御覽

懷愁賦

在中秋之遙夜兮，直崇禮之禁闈。初學記

玄宗賦

慕玄風之遐裔，余皇祖曰伯陽。文選江淹雜體詩注

穆天子賦

其馬則赤驥盜驪，驪駟綠耳，楊和齊鑣，一瞬萬里。御覽三百五十八

九賢頌

郭有道

峩峩有道，英風霞爽，玄覽洞照，慧心秀朗。

管徵君

管生含道養志頤神抱璞秉和履信依仁

陳太丘

懿矣太丘惟德之紀弭迹下邑戒景百里

華太尉

覺壘敬侯誕縱淑姿合迹鳳翔清塵龍飛

嵇中散

蕭蕭中散俊明宣哲籠罩宇宙高蹈玄轍

並初學記十七

起居誠

溫良恭儉仲尼所曰爲貴小心翼翼文王所曰稱美聖德周達無名斯亦聖中之目也中人而有斯行則亦聖人之一隅矣而未俗謂守慎爲拘彊退慎爲怯弱不遜曰爲勇無禮曰爲達異乎吾所

問也

黃文類聚二十三

牀頭書疏亦不足觀或他事私密不欲令人見之縱能不宜誰與

明之若有泄露則傷之者至矣

御覽五百九十五

軍書羽檄非儒者之事但家奉道法言不及殺語不虛誕而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請姑舍之御覽五百九十五

七

學箴

井序

老子云絕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眾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敎之弊直在茲也先王曰道德之不行故曰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曰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偽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爲之益塞爭欲之門夫極靈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尚乎聖人革一代之弘制垂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吐言則爲訓辭莅事則爲物軌運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弊矣是曰大爲之論曰標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于聖人而

遺累乎陳迹也。故化之曰絕聖棄智，鎮之曰無名之樸。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爲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眾，及道者少。不覩千仞之門，而逐適物之迹。逐迹逾篤，離本逾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滔風並絕。所曰聖人長潛而迹未嘗滅矣。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爲之風。見義教之殺而不觀其隆矣。略言所懷，曰補其闕，引道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不違本，言不流放。庶曰祛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乎。其辭曰：

茫茫太初，悠悠鴻荒。蚩蚩萬類，與道兼忘。聖迹未顯，賢名不彰。怡此鼓腹，率我猖狂。資生既廣，羣塗思通。開實師明，匪子求蒙。遺己濟物，而天下爲公。大庭唱基，義農宏贊。六位時成，離暉大觀。澤洽雨濡，化流風散。比屋同塵，而人罔僭亂。爰暨中古，哲王膺承。質文代作，禮統迭興。事籍用日繁，化因阻而凝。動非性擾，靜豈神澄。名

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于德衰三辟興乎
叔世既敦既誘乃矯乃厲敦亦既備矯亦既深彫琢生文抑揚成
音羣能騁技眾巧竭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罔不動化罔不移
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欲曰越禮不知希競之爲痲違彼夷塗
而遵此險徑狡兔陵岡游魚遁川至蹟深妙大象幽玄棄餌收罟
而責功蹄筌先統喪歸而寄旨忘言政異徵辭拔本塞源遁迹永
日尋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其常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圯損益適
時升降惟理道不可曰一日廢亦不可曰一朝擬禮不可爲千載
制亦不可曰當年止非仁無曰長物非義無曰齊恥仁義固不可
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力行猶懼不逮希企逸曰遠矣室有善言
應在千里况乎行止復禮克己風人司箴敬貽君子

晉書李
充傳

登安仁峯銘

正月七日厥日惟人策我良駒陟彼安仁

藝文類聚四
初學記四

良弓銘

弓矢之作，爰自曩時。鄉村載禮，招命在詩。力稱顏高，功發由基。不爭之美，亦已詳疑。

藝文類聚六十
初學記二十二

壺籌銘

投壺籌禮，揖敘先後。通風月數，分爲主部。

御覽七百
五十三

博銘

夫無用心，博奕猶賢。方平處下，有不邪偏。

御覽七百
五十四

舟楫銘

舟楫之利，譬猶車馬。重載歷遠，日濟天下。相風視波，窮究川野。安

審懼慎，終無不可。

御覽七百
七十

弔嵇中散

先生挺藐世之風，資高明之質。神蕭蕭，日宏遠志。落落已遐逸，忘尊榮于華堂。括卑靜于蓬室，空漆園之逍遙。安柱下之得一，寄欣

孤松取樂竹林，尙想蒙莊，聊與抽簪，味孫觴之濁，膠鳴七弦之清，琴慕義人之元旨，詠千載之徽音，凌晨風而長嘯，託歸流而詠吟，乃自足乎丘壑，孰有愠乎陸沈，馬樂原而翹足，龜悅塗而曳尾，疇廟堂而足榮，豈和鈴之足視，久先生之所期，羌元達于遐旨，尙遺大目出生，何殉小而入死，嗟乎先生，逢時命之不丁，冀後凋于歲寒，遭繁霜于夏零，滅皎皎之玉質，絕琅琅之金聲，援明珠以彈雀，損所重而爲輕，諒鄙心之不爽，非大雅之所營。

御覽五百九十六

翰林論

或問曰：何如斯可謂之文？答曰：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斯可謂

成文矣。

初學記二十一御覽五百八十五

潘安仁之爲文也，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初學記二十一御覽五百九十九容象圖而讚立，宜使辭簡而義正，孔融之讚楊公，亦其義也。御覽五百

八十

表宜曰遠大爲本不曰華藻爲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諸葛亮之表劉主裴公之辭侍中羊公之讓開府可謂德音矣

御覽五百

九十

駁不曰華藻爲先世曰傳長虞每奏駁事爲邦之司直矣

御覽五百九十四

研玉名理而論難王馬論貴于允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文矣

御覽五百九十五

在朝辨政而議奏出宜曰遠大爲本陸機議晉斷亦名其美矣

御覽五百九十五

五百九十五

盟檄發于師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謂德音矣

御覽五百九十七

李暕

暕字長林充子舉孝廉爲本郡太守有尙書注十卷集十卷

雪賦

何時雪之嘉澤亦應變而俱凝隨同雲而下降固雷泥之所興文

類聚

雷賦

伊青陽之肇化兮陶萬殊于天壤結鬱蒸日成雷兮鼓旬較之逸響應厲風日相薄兮包羣動而爲長乘雲氣之鬱發兮舒電光之炯晃驚蟄蟲于始作兮懼遠邇之異象爾其發也則騰躍瀆薄砰磕隱天起倬霆于霄際摧勁木于巖巔驅宏威之迅烈若崩岳之寘寘斯實陽靈之變化固大壯之宗源也若乃駭氣奔激震響交搏瀆淪隱駭崩騰磊落來無徹跡去無阡陌君子恐懼而修省聖人因象以制作審其體勢觀其曲折輕如伐鼓轟若走轍翼猶地傾縵似天裂比五音而無當校眾響而稱傑于是上穆下明順天承法戒刑獄以致亨孰非善而可攝正震體于東方立不易之恆業豫行師日景奮解宥過而人協若夫洪細靡常興廢難克殷其

山陽勸義崇德起五龍于河始戕武乙于渭北啟周成之沖昧罰
展氏之凶慝雖通塞于萬形猶違虛而守盈肆大夏而有烈奮嚴
冬而弗經保恬靜曰處順乃上善曰屏營夫有往而爲閑若大音
之希聲

藝文類聚二
初學記一

悲四時賦

悲春日兮悲陽澤之方宣建靈威曰延蟄叩東震而饗天布和氣
之烟燭舒朗景之淑鮮雲興滋于秀石飄鳴柯于崇山平皋眇莽
中林葱青野馬飛澗晨虹垂旌陽燕南徂陰雁北征素華浩浩丹

秀熒熒

藝文類
聚三

口芄芄而含秀葉霽霽而敷榮

北堂書鈔一
百五十四

悲夏日兮悲炎節之赫羲覽祝融之御轡遊井耀兮南離晞辰凱
之長吹蔭綠柳之揚枝雲鬱律曰泉涌雨淋漓而方筵奮駭霆之
奔礪舒驚電之橫擗

藝文類
聚三

秋日悲兮火流天而滌暑風入林而疏條菊挺葩于綠葦蘭飛馨

于翠翹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四

雲黼黻目時興雪聯翩而驟密枯枝皎如瓊翰空岫朗若玉室

初學

二十

感興賦

風觸波而文動兮露沾卉而珠凝

初學記三

凌仙賦

瞻蓬萊之秀嶼冀東叟之可尋將乍至而反墜患巨浪之相臨

初學

記六

案廣宏明集有大乘賦謂是魏李暉作檢魏書北史未見其人也今姑錄入元魏文此不錄

龜賦

質應離象位定坎居賤彼朶頤賁我靈符浮洛川見緯書洞祕蹟

通元虛

初學記三十御覽九百三十一

鏡論

日之照鏡光燭乎壁水對鏡相照而已日爲鑿水之族也光來無
漸孰有往反也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六

阮彥倫詩

積土累功曰爲雲臺

文選謝宣遠答靈運詩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五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袁準

準一作淮或誤作淮字孝尼陳郡扶樂人魏國郎中令渙第四子仕魏

未詳入晉拜給事中有儀禮喪服經注一卷袁子正論十九卷

正書二十五卷集二卷

招公子藝文類聚作觀殊俗

河內青稻新城白粳弱臭游梁濡蟠通芳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二藝文類聚八十五

蒸豚包鼈炙鷄炙雁鷺閔備文黃散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二

遼東細粒鮫氏口口寒鵠螭雁同上

索蘭枝而不得見巨房之大栗藝文類聚八十七

獻言于曹爽宜捐淮漢已南

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

相抗然自上世曰來常爲中國患者蓋曰江漢爲池舟楫爲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十數年曰來大敗江北繕治甲兵精其守禦數出盜竊敢遠其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兵者貴曰飽待飢曰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彊當今宜捐淮漢曰南退卻避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使我國富兵彊政修民一陵其國不足爲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而不通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于國亡之不足爲辱自江夏已東淮南諸郡三后已來其所亡幾何曰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嗚吠之驚乎

魏志
齊王

芳紀
注

才性論

凡萬物生于天地之間，有美有惡，物何故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濁氣之所施也。夫金石、絲竹、中天地之氣，黼黻、玄黃、應五方之色，有五君子曰：此得曲直者，木之性也；曲者中鉤，直者中繩，輪、楸之材也；賢不肖者，人之性也；賢者爲師，不肖者爲資，師資之材也。然則性言其質，才名其用，明矣。戴文類聚二十一

喪服傳

案孔子家語曰：男子十六而成童，女子十四而化育，此成人之大例也。人成有早晚，又案左氏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然則十五十六可曰爲成人矣。女七歲，男八歲而墮齒，此墮齒之大例也。曰是而處殤之義，則七歲至九歲宜爲下殤，十歲至十二宜爲中殤，十三至十五宜爲長殤，合古十六成人，十五生子之義，十九曰下，四歲之差，傳所記者，非經典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是無不冠不娶之限耳。若必三十，則舜爲得禮矣。奚爲稱鰥哉。通典

謹案隋志儒家袁子正論十九卷袁準撰梁又有袁子正書二十五卷袁準撰亡舊唐志儒家政論二十卷正書二十五卷袁準撰新唐志作正論作袁準卷數與舊同各書或稱袁準或稱袁准或稱袁淮蓋隸俗變準爲准因誤爲准止是一人政論卽正論之誤亦止一書準漢司徒滂孫郎中令渙第四子渙卒于建安中魏志渙傳注引袁氏世紀有準自序一首蓋仕魏未顯其正論乃魏時所作入晉拜給事中見袁渙傳注引荀綽兖州記亦引見北堂書鈔五十八藝文類聚四十八初學記十二御覽二百二十一晉書卅袁環傳準陳郡扶樂人環梁國陽夏人環卽準之從孫環子喬喬子山松名位顯著故準附環傳唐初人似未知袁准卽袁準故羣書治要載正書題曰袁准而晉書

千準所著，但注喪服經不言正論，正書益誤分責，準袁淮爲
兩人，今搜輯各書，得正論三十許事，正書四十許事，校補譌脫，
仍依隋唐志先正論，次正書，定著各爲一卷，其所注喪服經，隋
志作喪服經傳，舊唐志作喪服紀，新唐志作儀禮注，皆一卷，今
僅存一條，已其僅見，別附文集之後。

伏羲畫八卦，觸類而長，六十四卦，文王作象象。

書鈔九十九

書稱欽哉，惟刑之恤，又曰宥過無大刑，無小。此前王明德慎罰之

意也。昔漢文感緹縈之孝，遂去肉刑。近則太宗

案魏明帝自定廟號爲烈祖，今此作

太宗，豈少帝時易之邪，當攷。

視明堂之圖，欲寬背罰于公，已陰德救物，袁安恥

織鞫罪人，此前代聖主賢臣欽恤之志也。

御覽六百三十六

國之大祭有五禘，禘郊祖宗報，此五者禮之大節也。

禮學記十三

天地者，帝王所受命設祀而敬之。

書鈔九十

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固各有所爲而代之，儒者

合呂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侶之語推而致之攻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眾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已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曰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于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廟而張三侯又辟離在內人物眾多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

通典四十四又略見御覽五百三十三

禘祫先儒或爲同或爲異然禘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于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禘非徒不禘也然則禘大而禘小謂禘爲殷祭者大于四時皆大祭也國語曰禘郊不過爾粟烝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禘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乎太廟何謂也曰夫禘及壇墠則毀廟也

俱祭毀廟但所及異耳所及則具毀與未毀則同此論者所惑鄭謂不同是也謂禘不及毀廟則非也劉歆賈逵同毀與未毀是也

不別禘禘遠近則非也通典四十九引兩條

正朔自非繼亂不宜改正也通典五十五

封禪之言惟周官有王大封之文齊桓公欲封禪聞管仲言而止

焚燎而祭天皆王者之事非諸侯所為也是曰學者疑焉後秦一

主漢二君修封禪之事其制為封土方丈餘崇于太山之上皆不

見于經秦漢之事未可專信管仲云禹禪會稽告天則同祭地不

得異也會稽而可禪四岳皆可封也夫洛陽者天地之所合嵩山

者六合之中也今處天地之中而告于嵩高可也奚必于太山孔

六帖三十六御覽五百三十六

或曰同姓不相娶何也曰遠別也曰今之人外內相婚禮與曰中

外之親過一本作近于同姓同姓且猶不可婚而況中外之親乎古人

言爲無疑故不制也。今言古之不言固謂之可婚。此不知禮者也。或曰國語云同德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德則異姓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斯言何故也。曰此司空季子明有爲而言也。文公將求秦呂反國不敢逆秦故也。季子曰子于子圍道路之人也。咎犯曰將奪之國而況妻乎。趙衰曰有求于人必先從之。此不既了乎。通典六十一又九十五御覽五百四十一

竝后匹嫡禮之大忌。然此爲情愛所偏無故而立之者耳。綱夫妻之絕非犯宜出之罪。來還則復初焉得而廢之。在吳異域則事勢絕可呂娶妻後妻不害焉得而遣之。案竝后配嫡事不兩立前嫡承統後嫡不傳重可也。二母之服則無疑于兩三年矣。通典六十八魏征東長史吳綱亡入吳妻子在中。國于吳更娶吳綱與後妻并子俱還。二婦并存時人呂爲依典禮不宜有二嫡妻。袁準正論呂爲時俗之論曰庶子爲公可呂尊其母爲夫人。春秋之義母呂子貴。案隱公二年夫人子氏薨五年考仲子之宮上稱夫人下不應復

言仲子明其與安爲妻也。秦人來歸成風之襚，不稱夫人，明其私尊，不通于鄰國也。左氏傳曰：竝后配嫡，亂之本也。竝后如夫人者，六是也。匹嫡元妃，卒立妾爲夫人是也。公羊亦云：母曰子貴，說曰：穀梁云：秦人來歸成風之襚，秦不云夫人也，就外不云夫人而見正焉。夫身爲國君而母爲妾庶，子孫所不忍，臣下所不安，故私稱于國中，不加境外。此人子之情，國人之私，而止于禮法之正也。假有庶子數人，竝爲三公，欲各尊其母，將何已止之？非聖人無法，此大亂之道也。通典七

周禮大祝，耐練祥，掌國事。若無衰服焉，得祥。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禮記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此終喪衰麻之言也。春秋左傳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言雖貴不得與賤者有異也。言服而不言喪，衰麻可知也。凡春秋傳諸稱職除喪，皆因時宜耳。高宗信默，何已？是心喪。通典

十八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其曰出不得不降安有母

子至親而無服乎釋服而祭可也

通典八十九

禮記繼父服齊衰

此則自制父也亂名之大者

通典九十九

案禮喪服云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自天子至于士一也祖周則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云三月者此通遠祖之言也今有彭祖之壽無名之祖存焉爾雅有來孫雲孫仍孫昆孫有相及者故也十代之祖在堂則不可已無服也鄭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非五代祖也崩疇禱康叔自稱曾孫非四代之祖孫然則高遠也無名之祖希及之矣故不復分別而重言之也故三月曰著遠祖之服故齊衰曰見高祖曰上之服遠祖尊故曰重服服之恩殺故滅其月數故舉三月則知其遠祖稱曾高其服同也儒者或曰爲高祖無服五屬之文而云無服乎族祖祖父總麻而曾祖三月乎

通典

十九

或人云嫂親者也長嫂少弟有生長之恩而云無服者近非古也
始秦燔詩書之所失也通典九

保母者當爲保姆春秋宋伯姬侍姆是也非母之名也母者因父
得稱且保傅婦人輔相婢之貴者耳而爲之服不亦重乎先儒欲
使公之庶子爲母無服而服乳母乎此時俗之名記者集曰爲禮
非聖人之制通典九

從母小功五月舅總麻三月禮非也從母總時俗所謂姨母者也
舅之與姨俱母之姊妹兄弟焉得異服從母者從其母而爲庶母
者也親益重故小功也凡稱父母者皆同乎父母之例者也舅非
父列姨非母列故舅不稱父姨不稱母也可稱姨不應稱母謂姨
母爲從母者此時俗之亂名書之所由誤也春秋傳蔡哀侯娶于
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享之爾雅曰
妻之姊妹同出爲姨此本名者也左傳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

而卒。繼室曰其姪穆姜之姨子也。曰蔡侯爾雅言之。穆姜焉得言姨此。緣妻姊妹之姨。因相謂爲姨也。姊妹相謂爲姨。故其子謂之姨子。其母謂之姨母。從其母而來。故謂之從母。從母。姨母爲親一也。因復謂之從母。此因假轉亂而遂爲名者也。又左傳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會葬。曰。曰肥之得備彌甥。先儒曰。彌遠也。姊妹之孫爲彌甥。此臨時說事。而遂可爲名乎。亦猶從母轉相假也。或曰。案準。曰。經云。從母是其母姊妹。從其母來。爲己庶母。其親益重。故服小功。非通謂母之姊妹也。宣舒曰。二女相與。行有同車之道。坐有同席之禮。其情親而比。其恩曲而至。由此觀之。姊妹通斯同矣。兄妹別斯異矣。同者親之本。異者疏之源也。然則二女之服。何其不重邪。兄妹之服。何其不輕邪。曰。同父而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故二女不敢相與重。然則舅何故三月邪。從母何故小功邪。曰。故母取其愛。是曰外王父之尊。禮無厭降之道。爲人子者。

順母之情親乎母之類斯盡孝之道也是曰從母重而舅輕也曰
姑與父異德異名叔父與父同德同名何無輕重之降邪曰姑與
叔父斯王父愛之所同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此叔父與姑
所曰服同而無降也通典九十
二引兩條

爲父後猶服嫁母據外祖異族猶廢祭行服知父後應服嫁母通典
九十
四

喪無再服然哀甚不可無服若終月數是再服也道遠則過之可
也道近旬月可也或問何親服總大功曰上可也通典一
百二

先儒曰爲再祭小祥大祥也而喪者已祥則除大祥不應服禫且
虞在既葬不在日月禫在喪終不在早晚故宜禫不宜祥通典一
百三

公羊高道聽塗說之書欲曰鄉曲之辨論聖人之經非其任也書
九十五
緡
覽六百八

兵有三勇主愛其民者勇有威刑者勇賞信于民者勇故仁愛加

于下則有必死之民

御覽四百三十七

良醫療病攻于腠理

初學記二十

太祖破呂布袁煥在軍中陳羣父子見上拜唯袁煥獨高揖不爲

禮上嚴敬之

御覽五百四十三

案此當在自序中而御覽引作正論則正論有自序篇可知

煥有四子侃寓與準侃字公然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交在廢興之間人之所趣務者常謙退不爲也時人曰是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稍遷至尙書早卒寓字宣厚精辨有機理好道家之言少被病未官而卒與字公榮行足曰厲俗言約而理宣終于光祿勳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己曰世事多險故常治退而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爲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曰傳于世

三國志袁煥傳注引袁氏世紀云此準之自序也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五十四終

全晉文卷五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袁準

袁子正書

禮政

治國之大體有四。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四本者具。則帝王之功立矣。所謂仁者愛人者也。愛人。父母之行也。爲民父母。故能興天下之利也。所謂義者能辨物理者也。物得理。故能除天下之害也。興利除害者。則賢人之業也。禮者何也。緣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嚴父愛親之情也。尊親敬長之義也。禮者下二初學記十三御覽五百二十三加夫仁義禮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何則。此二字依長短經政體加夫禮教之治。先之目仁義。示之曰敬讓。使民遷善日用而不知也。儒者見其如此。因

謂治國不須刑法不知刑法承其

長短經作于

下而後仁義興于上也

法令者賞善禁淫居治之要會商韓見其如此因曰治國不待仁

義不知仁義爲之體故法令行于下也是故導之曰德齊之曰禮

則民有恥導之曰政齊之曰刑則民苟免是治之貴賤者也先仁

而後法先教而後刑是治之先後者也夫遠物難明而近理易知

故禮讓緩而刑罰急是治之緩急也夫仁者使人有德不能使人

知禁禮者使人知禁不能使人必仁故本之者仁明之者禮也必

行之者刑罰也先王爲禮曰達人之性理刑曰承禮之所不足故

曰仁義爲不足曰治者不知人性者也是故失教失教者無本也

曰刑法爲不可用者是不知情僞者是故失威失威者不禁也

故有刑法而無仁義久則民怨

本作忽依長短經政體改下放此

民怨則怒也有

仁義而無刑法

當亦有

則民慢民慢則姦起也故曰本之曰仁成

之曰法使兩通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夫仁義雖弱而持久刑殺

雖強而速亡自然之治也。

經國

先王之制立爵五等所曰立藩屏利後嗣者也是故國治而萬世
安春秋鄭莊公封母弟于京祭仲曰都城過制國之害也其後卒
相攻伐國內大亂故過度則有強臣之禍鄙小則有微弱之憂春秋
下四十八字依御覽一百九十八加秦曰列國之勢而并天下自曰由諸侯而起之
也自曰下九字依御覽加于是去五等之爵而置郡縣雖有親子母弟皆爲
匹夫及其政政字依御覽加衰一夫大呼御覽作匹夫一呼而天下去及至漢家
見亡秦之曰孤特亡也北堂書鈔未改本七十作見秦之孤于天下于是大封子弟或
連城數十廓地千里自關已東皆爲王國力多而權重故亦有七
國之難魏興曰新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滅不可則曰古治三國志魏諸王
傳評注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
作始百餘人曰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力三國志注作乃儕于匹夫縣隔千

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遊獵不得過三十里

又爲設防輔監國之官司

三國志注作伺詞與伺同

祭之王侯皆思爲布衣

而而字依三國志注加

不能得既違宗國蕃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昔

武王既克殷下車而封子弟同姓之國五十餘然亦卜世三十卜
年七百至乎王赧之後海內無主三十餘年故諸侯之治則輔車
相持翼戴天子已禮樂征伐雖有亂君暴主若吳楚之君者不過
恣睢其國惡能爲天下害乎周已千乘之賦封諸侯今也曾無一
成之田何周室之奢秦而今日之儉少也豈古今之道不同而今
日之勢然哉未之思耳夫物莫不有弊聖人者豈能無衰能審終
始之道取其長者而已今雖不能盡建五等猶宜封諸親戚使少
有土地制朝聘會同之義已合親戚之恩講禮已明其職業黜陟
已討其不然如是則國有常守兵有常強保世延祚長久而有家
矣

設官

古者三公論王職六卿典事業事大者官大事小者官小今三公之官或無事或職小又有貴重之官無治事之實此官虛設者也秦漢置丞相九卿之官曰治萬機其後天子不能與公卿造事外之而置尙書又外之而置中書轉相重累稍執機事制百官之本公卿之職遂輕則失體矣又有兵士而封侯者古之尊貴者曰職大故貴今列侯無事未有無職而空貴者也世衰禮廢五等散亡故有賜爵封侯之賞既公且侯失其制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修其治政曰安寧國家未必封侯也而今軍政之法斬一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寧天下者乎此二字本作也依改御覽一百九十八但有者字安寧天下者不辭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封賞之意矣夫離古意制外內不壹小大錯亂轉相重累是曰人執異端窺欲無極此治道之所患也先王置官各有分職使各曰其屬達

之于王自己職事則是非精練百官奏舊校云奏上則下情不寒
先王之道也。

政略

夫有不急之官則有不急之祿國之弊賊也明主設官使人當于
事人當于事則吏少而民多民多則歸農者眾吏多則所奉者寡
使吏祿厚則養足當復有養是二字則無求于民當有則字茲軌息矣祿足已
代耕則壹心于職壹心于職則政理政理則民不擾民不擾則不
亂其農矣養生有制送終有度嫁娶宴享皆有分節衣服食味皆
有品表明設其禮而嚴其禁如是則國無違法之民財無無用之
費矣此富民之大略也非先王之法行不得行非先王之法言不
得道名不可已虛求貴不可已偽得有天下坦然知所去就矣本
行而不本名責義而不責功行莫大于孝敬義莫大于忠信則天
下之人知所已措身矣此斂之大略也夫禮設則民貴行分明則

事不錯民貴行則所治寡事不錯則下靜壹此富民致治之道也
禮重而刑輕則士勸愛施而罰必則民服士勸則忠信之人至民
服則犯法者寡德全則教誠教誠則感神行深則著厚著厚則流
遠尚義則同利者相覆尚法則貴公者相刻相刻則無親相覆則
無疏措禮則政平政平則民誠設術則政險政險則民僞此禮義
法術之情也

論兵

夫爲政失道可思而更也兵者存亡之機一死不可復生也故曰
天下難事在于兵今有人于此力舉重鼎氣蓋三軍一怒而三軍
之士皆震世俗見若人者謂之能用兵矣然曰吾觀之此亡國之
兵也夫有氣者志先其謀無策而徑往怒心一奮天下若無人焉
不量其力而輕天下之物偏遇可已幸勝有數者禦之則必死矣
凡用兵正體不備不可已全勝故善用兵者我謂之死則民盡死

我謂之生則民盡生我使之勇則民盡勇我使之怯則民盡怯能死而不能生能勇而不能怯此兵之半非全勝者也夫用戰有四有大體者難與持久有威刑者難與爭險善柔者待之曰重善任勢者禦之曰堅用兵能使民堅重者則可與之赴湯火可與之避患難進不可詭退不可追所在而民安盡舊校云地而守固疑間不能入權譎不能設也堅重者備物者也備物者無偏形無偏形故其變無不之也故禮與法首尾也文與武本末也故禮正而後法明文用而後武法故用兵不知先爲政則亡國之兵也用人有四一曰曰功業期之二曰與天下同利三曰樂人之勝己四曰因人而處任曰功業期之則人盡其能與天下同利則民樂其業樂人勝己則下無隱情因人擇任則眾物備舉人各有能有不能也是曰智者不曰一能求眾善不曰一過掩眾美不遺小類不棄小力故能有爲也夫治天下者其所曰行之在一一者何也曰公而

已矣。故公者所曰攻天下之邪，屏讒惡之萌，兵者傾危之物，死生之機。一物不至，則眾亂興矣。故曰仁聚天下之心，曰公塞天下之隙，心公而隙塞，則民專而可用矣。公心明，故賢才至；一公則萬事通，一私則萬事閉。兵者死生之機也，是故貴公。

王子主失

有王子者，著主失之書。子張甚善之，爲袁子稱之，曰夫人之所曰貴于大人者，非爲其官爵也，曰其言忠信，行篤敬，人主授之不虛，人臣受之不妄也。若居其位，不論其能，賞其身，不議其功，則私門之路通，而公正之道塞矣。凡世之所患，非患人主之有過失也，患有過欲改而不能得也，是何也？夫姦臣之事君，固欲苟悅其心，夫物未嘗無佞象，佞象之言，浸潤之諛，非明者不能察也。姦臣因曰佞象之言，而爲之容說，人主不能別也，是而悅之，惑亂其心，舉動日繆，而常自己爲得道，此有國之常患也。夫佞邪之言，柔順而有

文忠正之言簡直而多逆使忠臣之言是也人主固弗快之矣今
姦臣之言已揜于人主不自曰爲非忠臣曰逆逆之言說之人主
方曰爲誣妄何其言之見聽哉是曰大者剝腹小者見奴忠臣涉
危死而言不見聽姦臣饗榮利而言見悅則天下奚蹈夫危死而
不用去夫榮利而見聽哉故有被髮而爲狂有竄伏于窟穴此古
今之常也凡姦臣者好爲難成之事曰徼幸成功之利而能先得
人主之心上之人不能審察而悅其巧言則見其賞而不見其罰
矣爲人臣有禮未必尊無禮未必卑則姦臣知所曰事主矣雖有
今日之失必知明日所曰復之塗也故人主賞罰一不當則邪人
爲巧滋生其爲姦滋甚知者雖見其非而不敢言爲將不用也夫
先王之道遠而難明當世之法近而易知凡人莫不違其疏而從
其親見其小而聞其大今賢者固遠主矣而執遠而難明之物姦
人固近主矣而執近而易知之理則忠正之言奚時而得達哉故

主蔽于上，姦成於下，國亡而家破。伍子胥爲吳破楚，令閭閻霸。及夫差立，鴟夷而浮之江，樂毅爲燕王破強齊，報大恥。及惠王立而驅逐之，夫二子之于國家，可謂有功矣。夫差惠王足已知之矣，然猶不免于危死者，人主不能常明，而忠邪之道異故也。又況于草茅孤遠之臣，而無二子之功，涉姦臣之門，經傾險之塗，欲其身達，不亦難哉！今人雖有子產之賢，而無子皮之舉，有解狐之德，而無祁奚之直，亦何由得達而進用哉！故有祁奚之直，而無宣子之聽，有子皮之賢，而無當國之權，則雖荆山之璞，猶且見瓦耳。故有管仲之賢，有鮑叔之友，必遇桓公而後達；有陳平之智，有無知之友，必遇高祖而後聽。桓公高祖不可遇，雖有三子之才，夫奚得用哉！

厚德

恃門戶之閉，已禁盜者，不如明其刑也；明其刑，不如厚其德也。故有赦禁有刑禁，有物禁有聖人者，兼而用之，故民知恥而無過行也。

不能止民惡心而欲以刀鋸禁其外雖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明者知制之在于本故退而修德爲男女之禮妃匹之合則不淫矣爲廉恥之教知足之分則不盜矣以賢制爵有有字舊改作令非也當作則民德厚矣故聖人貴恆恆者德之固也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未有不恆而可已成德無德而可已持久者也

用賢

治國有四一曰尚德二曰攷能三曰賞功四曰罰罪四者明則國治矣夫論士不以其德而以其舊攷能不以其才而以其久而求下之貴上不可得也賞可已勢求罰可已力避而求下之無姦不可得也爲官長非苟相君也治天下也用賢非已役之尚德也行之以已公故天下歸之故明王之使人有五一日已大體期之二曰要其成功三曰忠信不疑四曰至公無私五曰與天下同憂已大體期之則臣自重要其成功則臣勤懼忠信不疑則臣盡節至公

無私則臣盡情與天下同憂則臣盡死夫唯信而後可曰使人昔者齊威王使章子將而伐魏人言其反者三威王不應也自是之後爲齊將者無有自疑之心是曰兵強于終始也唯君子爲能信一不信則終身之行廢矣故君子重之漢高祖山東之匹夫也無有咫尺之土十室之聚能任天下之智力舉大體而不苛故王天下莫之能禦也項籍楚之世將有重于民橫行天下然而卒死東城者何也有一范增不能用意忌多疑不信大臣故也寬則得眾用賢則多功信則人歸之

悅近

孔子曰爲上不寬吾何曰觀之苛政甚于猛虎詩人疾培克在位是曰聖人體德居簡而曰虛受人夫有德則謙謙則能讓虛則寬寬則愛物世俗曰公疑有刻爲能曰苛察爲明曰忌諱爲深三物具則國危矣故禮法欲其簡禁令欲其約事業欲其希簡則易明

約則易從。希則有功。此聖賢之務也。漢高祖山東之匹夫也。起兵之日。天下英賢奔走而歸之。賢士輻湊而樂爲之用。是曰王天下。而莫之能禦。唯其曰簡節寬大。受天下之物故也。是故寬則得眾。虛則受物。信則不疑。不忌諱。則下情達。而人心安。夫高祖非能舉必當也。唯曰其心曠。故人不疑。況乎曰至公處物。而曰聰明治人乎。堯先親九族。文王刑于寡妻。物莫不由內及外。由大信而結。由易簡而上安。由仁厚而下親。今諸侯王國之制。無一成之田。一旅之眾。獨坐空宮之中。民莫見其面。其所曰防禦之備。甚于仇讎。內無公族之輔。外無藩屏之援。是曰兄弟無睦親之效。百姓無光明之德。弊薄之俗興。忠厚之禮衰。近者不親。遠者不附。人主孤立于上。而本根無庇蔭之助。此天下之大患也。聖人者。曰仁義爲本。曰大信持之。根深而基厚。故風雨不愆伏也。

貴公

治國之道萬端所曰行之在一一者何曰公而已矣唯公心而後
可曰有國唯公心可曰有家唯公心可曰有身身也者爲國之本
也公也者爲身之本也夫私人之所欲而治之所甚惡也欲爲國
者一不欲爲國者萬凡有國而曰私臨之則國分爲萬矣故立天
子所曰治天下也置三公所曰佐其王也觀事故而立制瞻民心
而立法制不可曰輕重輕重卽頗邪法不可曰私倚私倚卽姦起
古之人有當市繁之時而竊人金者人問其故曰吾徒見金不見
人也故其愛者必有大迷宋人有子甚醜而曰勝曾上之美故心
倚于私者卽所知少也亂于色者卽目不別精麤沈于聲者則耳
不別清濁偏于受舊校云當作愛者卽心不別是非是曰聖人節欲去私
故能與物無尤與人無爭也明主知其然也雖有天下之大四海
之富而不敢私其親故百姓超然背私而向公公道行卽邪私本
利曰意改無所隱矣向公卽百姓之所道者一向私卽百姓之所道者

萬一向公則明不勞而姦自息一向私則繁刑罰而姦不禁故公之爲道言甚約而用之甚博

治亂

治國之要有三一日食二曰兵三曰信三者國之急務存亡之機明主之所重也民之所惡者莫如死豈獨百姓之心然雖堯舜亦然民困衣食將死亡而望其奉法從教不可得也夫唯君子而後能固窳故有國而不務食是責天下之人而爲君子之行也伯夷餓死于首陽之山傷性也管仲分財自取多傷義也夫有伯夷之節故可目不食而死有管仲之才故可目不讓而取然死不如生爭不如讓故有民而國貧者則君子傷道小人傷行矣君子傷道則教虧小人傷行則姦起夫民者君之所求用也民富則所求盡得民貧則所求盡失用而不得故無強兵求而皆失故無興國明主知爲國之不可目不富也故率民于農富國有八政一曰儉目

足用。二曰時。三曰生利。四曰貴農賤商。五曰常民之業。六曰出入有度。六曰貨均財。七曰抑談說之士。八曰塞朋黨之門。夫儉則能廣。時則農修。貴農則穀重。賤商則貨輕。有常則民壹。有度則不散。貨布則并兼塞。抑談說之士。則百姓不浮。塞朋黨之門。則天下歸本。知此八者。國雖小必王。不知此八者。國雖大必亡。凡上之所召。能制其下者。召有利權也。貧者能富之。之謂利。有罪者能罰之。之謂權。今爲國不明其威禁。使刑賞利祿。壹出于己。則國貧而家富。離上而趣下矣。夫處至貴之上。有一國之富。不可召。不明其威刑。而納公實之言。此國之所召治亂也。至貴者人奪之。至富者人取之。是召明君不敢恃其尊。召道爲尊。不敢恃其強。召法爲強。親道不親人。故天下皆親也。愛義不愛近。故萬里爲近也。天下同道。萬里一心。是故召人治人。召國治國。召天下治天下。聖王之道也。凡有國者。患在雍塞。故不可召不公。患在虛巧。故不可召不實。患在

詐僞故不可言不信三者明則國安三者不明則國危苟功之所在雖疏遠必賞苟罪之所在雖親近必罰辨智無所橫其辭左右無所聞其說君子卿大夫其敬懼如布衣之慮故百姓蹈法而無微幸之心君制而臣從令行而禁止壅塞之路閉而人主安太山矣夫禮者所曰正君子也法者所曰治小人也治在于君子功在于小人故爲國而不曰禮則君子不讓制民而不曰法則小人不懼君子不讓則治不立小人不懼則功不成是曰聖人之法使貴賤不同禮賢愚不同法毀法者誅有罪者罰爵位曰其才行不計本末刑賞曰其功過不計輕重言必出于公實行必落于法理是曰百姓樂義不敢爲非也太上使民知道其次使民知心其下使民不得爲非使民知道者德也使民知心者義也使民不得爲非者威禁也威禁者賞必行刑必斷之謂也此三道者治天下之具也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強而強在人主所志也

損益

夫服物不稱則貴賤無等。于是富者踰侈，貧者不及，小人乘君子之器，賈豎襲卿士之服，被文繡，佩銀黃，重門而玉食其中，左右叱咄，頤指而使。是故有財者光榮，無財者卑辱。上接卿相，下雄齊民，珍寶旁流，而刑放于賄下，而法侵能無虧乎。

世治

天地之道貴大，聖人之道貴寬，無分寸之曲，至直也。曰是繩之則工，不足于材矣。無纖分之短，至善也。曰是規之，則人主不足于人矣。故凡用人者，不求備于一人，桓公之于甯戚也。知之矣。夫有近會者，無遠期。今之爲法，曰選舉之官，不得見人。曰曰絕姦私也。夫處深宮之中，而選天下之人，曰爲明矣。從而知之，夫交接人之道，不可絕也。故聖人求所曰治交，而不求絕交。人莫問不交，曰人禁人，是當作曰私禁私也。先王之用人，不然，不論貴賤，不禁交遊，曰

德底官。曰功底祿。具賞罰。曰待其歸。雖使之遊。誰敢離道哉。

刑法

禮法明則民無私慮。事業專則民無邪僞。百官具則民不要功。故有國者爲法欲其正也。事業欲其久也。百官欲其常也。天下之事。曰次爲爵祿。曰次進士。君子曰精德顯。夫德有次。則行修。官有次。則人靜。事有次。則民安。農夫思其疆畔。百工思其規矩。士君子思其德行。羣臣百官思其分職。上之人思其一道。侵官無所由。離業無所至。夫然。故天下之道正而民壹。夫變化者。聖人之事也。非常者。上智之任也。此人于權道。非賢者之所窺也。才智至明而好爲異事者。亂之端也。是曰聖人甚惡。竒功天下有可赦之心。而有可赦之罪。無可赦之心。而無可赦之罪。明王之不赦罪。非樂殺而惡生也。曰爲樂生之實。在于此物也。夫思可赦之法。則法出入。法出入。則姦邪得容。其議姦邪得容。其議。則法日亂。犯罪者多。而私議

竝與則雖欲無赦不可已。夫數賞則賢能不勸，數赦則罪人微幸。明主知之，故不爲也。夫可赦之罪，千百之一也。得之于一，而傷之于萬，治道不取也。故先王知赦罪不可爲也，故所俘虜，壹斷之于法，務求所目立法，而不求可赦之法也。法立令行，則民不犯法，法不立令不行，則民多觸死。故曰能殺而後能生，能斷而後仁。立國之治亂在于定法，定法則民心定，移法則民心移。法者所目正之事者也。一出而正，再出而邪，三出而亂。法出而不正，是無法也。法正而不行，是無君也。是目明君將有行也，必先求之于心，慮先定而後書之于策，言出而不可易也。令下而不可反也。如陰陽之動，如四時之行，如風雨之施，所至而化，所育而長。夫天之不可逆者，時也。君之不可逆者，法也。使四時而可逆，則非天也。法令而可違，是非君也。今有十人曠弩于百萬之眾，未有不震怖者也。夫十矢之不能殺百萬人，可知也。然一軍皆震者，目爲唯無向則已。所中

必死也。明君正其禮，明其法，嚴其刑，持滿不發，曰牧萬民。犯禮者死，逆法者誅，賞無不信，刑無不必。則暴亂之人莫敢試矣。故中人必死，一矢可曰懼萬人，有罪必誅，一刑可曰禁天下。是曰明君重法慎令。

人主

人主莫不欲得賢而用之，而所用者不免于不肖，莫不欲得姦而除之，而所除者不免于罰賢。若是者，賞罰之不當，任使之所由也。人主之所賞，非謂其不可賞也，必曰爲當矣。人主之所罪，非曰爲不可罰也，必曰爲信矣。智不能見是非之理，明不能察浸潤之言，所任者不必智，所用者不必忠，故有賞賢罰暴之名，而有戮能養姦之實。此天下之大患也。

致賢

雖有離婁之目，不能兩視，而明夔曠之耳，不能兩聽，而聰仲尼之

智不能兩慮而察夫曰天下之至明至智猶不能參聽而俱存之而況于凡人乎故曰目雖至明有所不知曰因雖凡人無所不得故善學者假先王曰論道善因者借外智曰接物故假人之目曰視奚適夫兩見假人之耳曰聽奚適夫兩聞假人之智曰慮奚適夫兩察故夫處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窮興天下之大業而慮不竭統齊羣言之類而口不勞兼聽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賢乎

明賞罰

夫干祿者唯利所在智足曰取當世而不能日月不違仁當其用智曰禦世賢者有不如也聖人明于此道故張仁義曰開天下之門抑情偽曰塞天下之戶相賞罰曰隨之賞足榮而罰可畏智者知榮辱之必至是故勸善之心生而不軌之姦息賞一人而天下知所從罰一人而天下知所避明開塞之路使百姓曉然知軌疏

舊校云
疏疑跡

之所由是曰賢者不憂知者不懼干祿者不取是故仁者
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天下盡爲仁明法之謂死者人之所
甚惡也殺人者仁人之所不忍也人之于利欲有犯死罪而爲之
先王制肉刑斷人之體徹膳去樂咨嗟而行之者不得已也刑不
斷則不威避親貴則法日弊如是則姦不禁而犯罪者多惠施一
人之身而傷天下生也聖人計之于利害故行之不疑是故刑殺
者乃愛人之心也涕泣而行之故天下明其仁也雖貴重不得免
故天下知其斷也仁見故民不怨立斷下不犯聖王之所曰禁姦
也先王制爲八議赦宥之差斷之曰三槐九棘之聽服念五六日
至于旬時全正義也而後斷之仁心如此之厚故至刑可爲也上

十七篇並見
羣書治要

已下各書引
見篇名錄

或問袁子曰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而

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齊魯非躬之故者歟答曰然可謂直士忠臣則吾不知也何者夫仁者愛人施于君謂之忠施于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人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爲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陳羣于是乎長者此爲忠矣

二國志陳羣傳性北堂書鈔五十四
魏文類聚二十二長短經臣行御覽

四百四十七

禮者兼仁義北堂書鈔八十
當是禮政篇文

長安九醞中山清醕

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八

比年九穀不登菜蔬不熟不可不深慮唯得賣棗栗瓜梨凡不給之物若甘蔗之屬皆可權禁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六魏文類聚八十七御覽九百七十四

語曰歲在申酉乞漿得酒歲在辰巳嫁妻賣子夫盛衰更代豐荒

相半天之常道也。

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又一百五十六
御覽十七又三十五又八百六十一

滑釐曰。今當凶年。有欲與子隨戾之珠者。又有欲與子一鍾之粟。

者。子將何擇。釐曰。吾取粟可。已救窮。

御覽三十五

立德蹈禮。謂之英子。產季札人之英也。

文選任昉哭
范僕射詩注

堯避舜于濟陰。今定陶有堯冢。信乎。

御覽八十

桀紂有民左億之眾。四嶽三塗之險。京山終南之固。及在鳴條之

野。一朝而失天下。

御覽八十二

目目見小爲明。耳耳聽大爲聰。

御覽三百六十六

聖人之治也。若平地。然聾盲跛蹇皆能履之。法若丘陵也。非有逸

足不能超也。

御覽四百一

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信乎。

御覽四百一

楊子曰。甚周何人哉。袁子曰。太不檢重而畏禍。智人也。

御覽四百三十二

孔子稱蘧伯玉。國無道可卷而懷也。今李膺居濁世之中。皦然與

世殊塗此西山餓夫之僑耳卒死于非罪惡得爲雅人御覽四百四十七

李膺言出于口人莫得違也有難李膺之言者則鄉黨非之禮君子與人同輿載則名問天下御覽四百四十七

學莫大于博行莫大于約聖人者天下之至智者也博學曰聚之兼聽而辨之御覽六百一十二

非所事而強學猶曰百萬之師積于河濟之中其用舟楫固不如江漢之良御覽七百六十九

方丈之食不過一飽締袍之緘不過一煖御覽八百四十九

牛馬之爲人駕乘者非樂負于鈞之重行千里之險鞭策痛矣御覽八百九十七

袁子曰吾嘗與陳茅息于鄴東門之外見一老父方坐而食其子授之糝食畢有餘欲棄則惜欲持去則暑遂盡食于是火辛菹其腸胃兩目盡赤陳子笑之吾謂之曰子之牛羊數千而不敢食天

暑有暈死者而後食之病子之軀亦猶是也。

御覽九百七十七

袁子曰：諸葛亮重人也，而驟用蜀兵，此知小國弱民，難目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鄧艾、呂萬人入江，由之危險，鍾會、呂二十萬眾，雷劍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飢，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目反矣。故功業如此之難也。國家前有壽春之役，後有滅蜀之勞，百姓貧而倉廩虛，故小國之慮在于時立功，大國之慮在于既勝而力竭。成功之後，戒懼之時也。

三國志鄧艾傳注：案此下五條但稱袁子其爲正論正者不能分別錄置卷末。

袁子曰：張子布薦亮于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

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目不留。

三國志諸葛亮傳注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目爲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

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卽曰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旣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疆弱是曰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曰不進也曰何曰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鬪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曰知其勇而能鬪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曰進退

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已能關也曰亮帥
數萬之眾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
圍廂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
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曰明其然也袁子曰
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
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
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
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已勸其功也曰子之論
諸葛亮則有證也曰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
其于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
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曰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
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
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

三國志諸葛亮傳注

袁子曰魏家置吏部尙書專選天下百官夫用人人君之所司不可曰假人者也使治亂之柄制在一人之手權重而人才難得居此職稱此才者未有一也是百亂而一治者矣

北堂書鈔六十卷文類聚四十八御

覽二百十四

袁子曰命士已上皆有冠冕謂之冠族之家

文選任昉宣德皇后令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五十五終